

老師」，鼓舞提攜了許多台灣當代作家，編譯並評論了許多台灣文學作品。一直等到退休以後，才以80歲高齡之姿，一字一句提筆回溯自己「終身在漂流中渡過」的一生。對於一生總是寫評論文章為他人鼓掌打氣的齊邦媛而言，這部在她晚年才完成對自己一生回顧的作品，不僅僅是個人生命的回憶，更是對一個曾經可以為理想犧牲的知識世代的紀念。《巨流河》記錄的是從中國東北輾轉漂流到台灣，從長城外的「巨流河」落到台灣南端的「啞口海」，最後紮根島嶼的故事。這本書既是家族記憶同時又映照了大時代，不僅寫下出生於東北遼寧的齊邦媛自己與父親兩代人的漂流，也見證20世紀中國近代苦難，同時也為台灣文學國際化的重大時刻留下記錄。

今年7月，《巨流河》這部費時四年共25萬字的鉅作甫一發表，來自各方的掌聲便不曾停歇。9月，齊邦媛榮獲「第五屆總統文化獎文藝獎」——這個代表國內文化類獎項的最高榮譽。11月，中興大學頒發了名譽文學博士給這位中興大學外文系的創系元老。12月，金石堂「年度出版風雲人物」也頒發給齊邦媛。對於走過「巨流河」般顛簸人生的她，或許這些讚譽都已是錦上添花。《巨流河》的完成，對於齊邦媛早已是個「完整的圓環」（the cycle）。而如同她筆下那個可以涵納所有風浪的「啞口海」一樣，她一直是台灣文學界裡最深沉也最寬廣的溫柔力量。

蔡素芬



圖8 蔡素芬
照片提供／蔡素芬

烹文煮字十年 《燭光盛宴》上桌

距離蔡素芬（1963-）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也是成名作的《鹽田兒女》出版以來，睽違許久的她在2009年再度交出《燭光盛宴》這部長篇力作。在這部作品中，蔡素芬依舊以女性視角出發，刻畫了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國想像。被視為台灣女性鄉土小說經典的《鹽田兒女》，書中描繪的是南台灣鹽田的風土人情以及台灣本土底層女性的悲歡歲月。而《燭光盛宴》這部醞釀十年的作品，跨越了世代、族群以及時空，將焦點轉向了1949年前後，流離到台灣的外省族群女性如何在家國之間強韌地活出自己生命。喜歡自我突破的蔡素芬在《燭光盛宴》中除了第一次挑戰情慾書寫，也挑戰了雖不住在眷村卻嘗試眷村題材的描寫。她認為不見得住在眷村的人才能寫眷村，她筆下的眷村呈現的是不同於外省第二代的面貌。而她對於兩岸分離題材的關注，其實可追溯到她寫作的源頭，便是以探親為題材書寫的，《燭光盛宴》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歷經歲月的沉澱後誕生的。

今年10月這本書甫一出版便入選「2009開卷十大好書」以及香港《亞洲週刊》華人十

大小說。蔡素芬以此書向闊別已久的讀者宣告她仍持續寫作，並且無時無刻都想著與小說書寫相關的問題。在這10年間，她身兼文學編輯人、基金會執行長以及母親等多重身分，並相繼編選了《年度小說選》和《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透過文學閱讀與編選的工作，她從中累積、汲取了許多創作養分。但蔡素芬還是最喜歡作家這個角色，因為書寫對她而言，早已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她最後的靠岸。

謝里法



圖9 謝里法
攝影／周華斌

《紫色大稻埕》用小說為世紀初的台灣前輩畫家作像

出生於大稻埕（1938-）的謝里法，早在1977年便完成《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一書，為日治時期台灣在新式教育下培養的第一批美術家寫史，也是台灣第一部美術史。之後的《台灣出土人物誌》以及《我所看到的上一代》都持續著對於台灣史上被埋沒的藝術家前輩的挖掘與梳理。而完成於2008年底並於今年3月發表的《紫色大稻埕》，則是謝里法以小說的手法將日治時期美術史再重寫了一遍，這也是台灣第一本美術歷史小說。從藝

術家、史家再到小說家，從小在大稻埕出生長大，加上跟隨著這些台灣第一代美術家走上藝術之路的謝里法，會寫出這麼一部小說，只能說是水到渠成。

對謝里法而言，寫史也好，寫小說也好，都一樣是透過「視覺引導的寫實」，好比作畫，只是改以文字來反映他所看到的一幅幅圖像。在《紫色大稻埕》裡，謝里法用文字摹繪了他自幼成長的大稻埕。以此為舞台，讓那群曾經從他身旁側身而過的台灣藝術家們，站上舞台重新演繹自己走過的時代。對於謝里法而言，「一個時代好比一個舞台」，比起冷冰冰僵化的歷史論述，這樣的方式讓歷史更有人味，也更為接近事實。

2009年已邁入70歲的謝里法，一路走來始終是以台灣土地為主體的創作與關懷，除了《紫色大稻埕》的發表之外，他同時將這部長篇小說的手稿與圖書一批捐給國立台灣文學館。此外，今年他還以〈大將軍的七幅畫像〉獲頒「第40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首獎。經過30多年在台灣美術史的深耕，他小說筆下的人物充滿了立體感以及歷史縱深，也為台灣的歷史小說開創了新的格局。而身為台灣美術史評論家的他，也在今年將他珍藏多年的台灣美術史研究史料無條件贈與國立美術館。今年不管是文學界還是藝術界，都收到了來自謝里法的豐厚贈禮。